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三十九

徽宗皇帝

收復湟州

崇寧二年正月丁未東上閤門副使新知岢嵐軍王厚權發遣河州兼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比據王厚奏議正月二十八日狀云二十七日奉勅授前件差遣今用之去年十二月八日遣閤副王厚傳自鄯湟之棄畔羌多羅巴等迎隴拶之弟曰谿賒羅撒國朝復廷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拜河西節度使還邈州谿賒羅撒之黨謀掩殺之懷德懼奔河南郎阿章及洄什羅等更挾以令衆種落議者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

朝廷方謀鎮輯而大臣有薦厚者于是詔供職閤門因問復故地厚對狀命知河州兼洮西安撫厚請擇人以自助詔遣內客省使童貫與偕往按七月五日童貫方內供奉官轉皇城使果州刺史初遣時安得便爲內客省使本傳蓋因王厚行狀致誤王厚行狀議者以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上方銳意紹述慎好謀黨國决策幾諸郡歷選將帥無以易公大臣亦多論薦是冬詔公供職閤門公言恢復故地當以恩信招納爲本俟其頑悖不服乃加誅不過破蕩一二族則皆足以湟州舊治人情浹洽往則可得鄯廓須踰年再出然後可定此故地也大河之南河源積石之域土廣人衆隱然自成一國

亦宜以時撫有大關新疆上嘉納之賜對崇政殿知河州兼洮西安撫熙帥復異議公請擇人協力詔遣令內客省使童貫以性協濟軍謀天威益振公條具賞予降人冠帶金幣折眉等及軍須要閱上皆親為區處出自御府傳置相望于道召熙帥赴闕以公攝行帥事附塞羌聞公來馳書迎于境乃分遣間諜深入諭恩信陰送款者甚衆遂檄岷州高永年及公弟端等各令招納

二月戊寅王厚言熙寧間神宗皇帝以熙河邊事委任先臣韶當時中外臣僚凡有議論熙河事者蒙朝廷札送先臣看詳可否議論歸一無所搖奪今朝廷措置一方邊事已究見利害本末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唐利害者

乞依熙寧故事並付本路經畧司及所委措置官看詳從之　詔青唐自神宗以來遣人繳納久有向漢之心昨王贍等因其歸順朝廷許之招懷只緣帥司不務恊心致其疑阻故一方功緒終未克就自那回兵馬後來彼土酋領向慕中國其心不已今差知河州王厚專切招納走馬承受童貫往來勾當仰本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公共協力濟辦

厚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奏爲應接招納事坐此密劄詣旨不得其實日今附此初革于二月十七日蒙命入内供奉官童貫重修建臨平山舊塔初草蓋據溫州報狀然王厚二十八日所被密劄云已差走馬承受童貫往

來熙河路勾當不應此時卻差至杭州今不取要考蔡
京臨平僧塔事姑存此
三月癸卯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職
事　四月甲子詔付王厚委汝以招納青唐事措置施設
蕃中情偽如何審量羌人誠心向化有無端緒已上施設
方畧應酧對荅語言並仰具確實事狀奏來　已巳童貫
至熙州
此據王厚四月二十四日奏若據申密院功狀則云貫
五月至熙州按此月二十四日奏又云先遣貫往河州
五月十五日奏貫宣諭云云必功狀誤也王厚三年六
月二十四日申密院功狀云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至熙

州體問得元符棄地之後諸羌因我城壘聚糧整備結集兵衆以爲固守之計又湟州境内已全亂當把㧞宗等處形勢險扼自來羌人負以爲固有一夫當之萬衆莫前之説議者因此多言湟鄯難復得亦難守然厚久已詳察諸羌情狀分離不一互相窺伺必不能併力同心保有其地若奉揚國威示以恩信必能瓦解來降其違命者亦不過口一二族則皆破膽矣厚先在湟州日鎮撫境内頗見畏懷聞厚復來領帥各已欣賴問通信息願爲中國用者甚衆於是選委通判蘭州事王端將官李忠王亨等勾當招納散遣親信人深入説諭有禄厮結族首領已全城主邊巴及聶農族首領羌賊用事

者亂當多羅巴之副結令軋等大族名豪相繼出降各補授官爵給以財物使其黨歸貴布恩威其餘深在羌中爲兇黨脅制不能自拔者亦往往陰送降欵奸猾強悍之徒聞各憂懼聚衆自守厚以爲事機如此當速用兵出塞服畔招携指期可集若稍猶豫變不可知節次具狀奏聞及申稟朝廷去訖厚自到熙州計度軍須糧仗之屬分委諸州通判催督運至河州安鄉關及蘭州京玉關下兩月皆辦是歲五月童貫至自京師傳語勞軍將士皆奮遂奏請師期詔以六月十四日出熙州按厚自叙如此然童貫以四月二十一日至熙州方此時厚至熙州才一月耳既稱兩月故不得不以貫五月乃

至然則厚所自敘要不可憑姑附注此
甲戌王厚奏臣體問得河南河北諸羌以大小隴拶爭國之故人心極不寧貼諸族酋首互有猜忌遂以兵革更相侵掠殺戮其下人衆緣是愈更攜二今來事機如此正乃中國之利臣見與童貫計議乘此從長措置及選委得力蕃部令同使臣李德慶前去篤丁計會緬什羅蒙送文字與大隴拶評議事務才候起發別具奏聞　又貼黃大隴拶雖累與郎阿章讎賽得勝終恐為青唐吞併及慕漢家威德決有歸順之意其郎阿章亦以數敗內懷恐懼不安臣今與童貫并名高永年在此商量乘此機便前去措置但臣等稍似出界即諸處強梗酋豪當盡款服其間或有

說諭不從即行剪戮庶幾一兩月便見大定伏乞聖慈詳察　六月辛酉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部分軍事諸將皆欲併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金把拶之險扶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賊必為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兵為二南道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搗其後賊腹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他日身到其地計之熟矣願毋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為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勾招納王端等率蘭岷州通遠軍漢蕃兵馬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出安鄉關渡大河上巴金嶺

此據厚申密院功狀修入汪藻青唐錄六月厚貫發總
領蕃兵將官高永年蕃兵將官李忠熙州將辛叔詹河
州將辛叔獻蘭州將辛姚師閔劉仲武通遠軍潘逢王
用及王亨冀萬等提兵分道並進谿巴溫谿賒羅撒誘
群羌旅拒我師我師稍卻不能前明日休士鼓行逮日
大捷遂圍湟州部族漆令等二十一族大首領欽奘等
五十餘人率小首領四百餘人皆來降谿巴溫谿賒羅
撒遁去收復湟州并通川堡通湟寨省章峽口堡安隴
寨寧洮癿當城寧川堡安川堡南宗堡城寨十餘所
癸亥王厚次河州　甲子王厚次安鄉關童貫率統領官
李忠等以前軍趨巴金城舊名安川堡在巴金嶺上多羅

巴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厮鐸麻令次曰阿蒙率衆拒守城據崗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道路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閉偏將辛叔詹安永國等爭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郤安永國墜天塹死叔詹等馳還幾爲所敗會雨各收軍而止童貫遣其麾下來告厚使數騎馳戒李忠曰日既暮矣善自守明日大軍至當爲諸君破賊翼日乙丑賊以大衆背城而陳埤間建旗鳴鼓將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沮其酋長又往來城下部勒其衆厚乘高列大帥旗幟示之遣人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還阿令結曰吾父今夕當至正好相殺其弟亦不肯降語益不遜遂命諸將布陳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

不能過天塹厚觀至陣前督強弩射之賊少卻別遣偏將郃勝率精騎由間道繞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令結厮鐸麻令于陳其幼弟阿蒙流矢中目貫腦遁去多羅巴率衆來援聞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衆凡斬首二百一十三擒九十八人降者五百餘戶遂克其城賊恃巴全之險以一戰勝負不踰刻而敗軍威大震遠近爭降附厚誅強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其城遣高永年引兵萬餘出京玉關

此並用厚中書院功狀修入十九日王厚奏臣今月十四日帥領漢蕃將兵等起離熙州至十八日進兵收復隴哥堡舊賊名安川巴於當日具狀奏聞去訖十九日

自隴哥堡前進至元吹駐軍止宿昨賜名寧洮沿路遣
委歸順首首譯語使臣等各往本族照管撫慰部族悉
令安心住坐不得驚疑及推諭朝廷撫存恩意去訖大
軍自入湟州界除隴哥堡首領多羅巴男阿令結等三
人據城與官軍抗再三遣人招撫說諭並不聽從又緣
多羅巴父子將向順心白人户擅行殺戮諸羌悉皆怨
仇若不容行誅討恐不足震服桀黠之衆昨來廢棄湟
州并管下城寨止緣多羅巴父子為擾之故今來大軍
進復湟州須至將此首并餘黨盡行剪滅即湟州境内
遂可一成安寧臣等尋令將佐等領兵隴哥城下引致
阿令結兄弟三人出城與之接戰仍遣諸將分兵攻奪

其城阿令結等乃率衆向前力鬬我軍尋斬獲阿令結
并其弟厮鐸麻令二人首級小弟阿蒙爲流矢中目貫
腦遂竄去初聞多羅巴自本族奔至臘哥救應至中路
遙見阿蒙始知男阿令結等二人已被誅戮及聞官軍
占據臘哥遂投還本族人户見其竄敗不肯接納及恩
都城爲漢兵守禦潛伏所在見今未知去處臣今得力
人散行根逐次令諸羌閒漢兵既誅阿令結等其多羅
巴處巢穴各皆爲漢兵所據莫不欣悦多稱自來只被
多羅巴父子侵擾致令部族不得安心住坐男女等又
不得躬親出漢公參告阿耶奏知東京官家與男女做
主臣已再三說諭令安心歸族住坐除多羅巴竄走見

根逐外阿令結等既已誅死衆心無不悅服大軍沿路經由部族地分遂無纖毫驚虞口口並各安貼今取二十日進軍亂當撫定其餘羌衆及令權知河州李忠帶領本將人馬照管廂軍家丁修築亂當控扼險要臣與童貫口其餘將卒前去收復湟州合行措置事件節次別具申陳次六月二十二日王厚奏臣契勘自奉朝旨措置招納西蕃部族以遠近羌衆相繼歸款遂爲青唐酋長所知遣多羅巴等據守并六心谿丁等族分據要害隔絶降羌其多羅巴等據守臘哥堡在巴金嶺之上峻長三十餘里六心谿丁等據守把拶宗在湟水之南傍有通道抑稍平易臣遂與童貫親帥諸將出安鄉關

上巴金嶺進次臘哥其城中拒守之人五千有餘衆開門盡銳敵官軍臣與董貴戳率士卒親督諸將奪險數路並進遂斬多羅巴男阿令結廝鐸麻令并射中第三男阿蒙仍斬强悍首領數百人然後得城今來心白羌酋悉皆降順即時説諭遣令歸族安心住坐其把拶宗路易於措置臣止遣高永年引兵萬餘人出京玉關前進招納而六心谿丁等族首領部衆聞臣等大軍已破臘哥堡誅阿令結等其勢大沮不能固守把拶宗相率遁去今高永年一行人馬已乘勢進至通溼寨見取二十一日前進與高永年會合所有臘哥義捉已具奏聞去訖據厚所稱臘哥堡在巴金陵上岐長三十餘里把

捞宗在湟水南傍有通道却稱平易恐與蔡條所記鐵
𡾰子嶺相關須細攷之
乙丑劄付王厚近據尔專奏巳卜此月十四日統率兵衆
出塞應接未委大軍登陟進途次第節目所至去處及沿
邊迎歸順蕃族多寡人情向慕如何更宜遵依累降丁
寧處分上體朝廷委曲誠諭之意慎勿輕易相率不顧利
害落賊奸便惟在穩審從長措置多方招納是早得撫定
一方乃紓西顧之憂
此據厚家供到乃六月十八日所降詔也厚六月二十
六日奏爲奉御前處分令穩審措置即此十八日詔也
十八日發下二十六日奏上邈角大率八日或九日即

到

丙寅王厚進軍次瓦吹舊名寧洮寨高永年等進據把拶宗城　丁卯初巴金之戰有射阿蒙中其目者拔矢而遇道遇其父多羅巴引衆來援告之曰兵大敗二兒皆死我亦重傷漢家已入巴金城矣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皆馳而去至亂當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旗甚衆後擢見擒踰城奔青唐亂當亦險要之地與忽都城青丹谷相連問可扼鄯廓其東即寧川等處異時畔羌竊據多出斷道爲湟州大患至是多羅巴餘黨猶賊王厚慮其或犄我軍後是日大軍留寧洮厚與童貫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趨亂當破不順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得古城之北

命李忠及寘萬率萬眾築而守之後賜名來羌城厚即日
還寧洮　戊辰進下隴朱黑城隴朱黑城舊名安隴寨分
兵據新舊不城　己巳進至湟州會別將高永年等軍於
城東坂上先是永年等既出京玉關以乙丑　六月十八日
收復通川堡羌賊拒把拶宗之險前鋒王亨劉仲武等論
之不肯下賊黨有謀內應者永年聞之率大眾赴之力戰
奪其險殺獲甚眾內應者見我師得利皆爭倒戈賊大奔
潰遂克羅瓦抹通城羅瓦抹通城舊名通湟寨越三日　即
二十一日戊辰永年等先至湟州陳于東坂之上城中賊
酋望見師少有輕我心謀以翌日出奇兵擊破之會厚大
軍至賊不敢發是日諸將各率所部列旂幟鳴鐘鼓環城

遣人約降其大首領丹波秃令結盡拘城中欲降者據城
不下厚與童貫引中軍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之
備分遣諸將各據一面攻城賊援力兵自城北宗水橋上
繼至勢益張日暮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兵我師攻戰久
已罷請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是為
死地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引大衆來援據橋而守未易
以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顧欲自
便豈計之得邪敢再言者斬于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城
賊以石擊垂至堞而墜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合晝夜
不絶殺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擔動賊皆掩耳號呼
庚午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擊破

援兵絶其路衆時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橋至是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撝搶擊賊引衆踰入賊退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衆入據橋城而戰賊勢猶未沮遂火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火光晝力攻城賊不能支大首領蘇南抹令吮潛遣人縋城送款請為内應許之是夜王亨奪水門入與其戲下登西城而呼曰得湟州矣諸軍鼓噪而進丹波禿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遁去　辛未黎明大軍入湟州假永年知州事完其城而守之攻凡三日斬首八百六十四生擒四十一人臨陣降者一百八十三人前後招納湟州境内漆令等族大首領酋羅谿賧戳七百五十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

此皆用王厚三年六月申密院狀修入王厚奏契勘節次被受御劄處分及樞密院劄子指揮招納西蕃部族仍專一措置邊防事務臣謹遵依聖訓統帥將兵前去新邊應接降羌經畫故地也已於六月十七日親率大軍分兩道渡黃河出安鄉京玉二關所過城寨部族逐一宣揚朝廷恩信人人撫接務盡歡心先有大首領佘裝迎降臣等乘機徑至邈川城下會合高永年北路人馬有青唐遣到大首領丹波禿令結等劫衆據城抗守臣與諸將攻拔其城至二十四日丑時臣與童貫及諸將官屬收復湟州尋分兵屯守要害堡寨仍召已降酋長厚加犒勞各遣歸族撫輯蕃部安心住坐並無驚擾

所有新邊一行事務見行區處畧已貼定其收復湟州
境內地里戶口謹具畫一數目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
收復湟州并營下城寨周圍邊面地里共約一千五百
餘里東至黃河蘭州京玉關西至省章峽宗哥界次西
至廓州黃河界南至河州界北至夏國盖朱界　一收
復湟州并管下城寨一十所通川堡通湟寨省章寨峽
口堡安隴寨寧洮寨亂當城寧川堡安川堡南宗堡
一招納到湟州管下部族并戶口大首領溱令等二十
一族戶口約十萬餘計大首領余奘等五十餘人小首
領巴班等四百餘人臣檢會自奉朝旨措置招納已來
至今纔及數月一方邊事已見成効此皆聖筭幽微動

達機變致邊臣遵依從事舉無遺策仍以溫厚恩信普
加安恤是以□□□□□□□□□□□□□□□□
今湟州一境土壤膏腴實宜蕃麥控臨西夏制其死命
前世所欲必復之地今乃一舉得之此緣朝廷威靈誕
施無外是使臣等得措纖力共濟大功所有新降首領
已依元降等第支給例物補授官爵其下戶口人衆亦
差委使臣蕃官遍加撫存務令安靜所有逐處城寨見
行相度緊慢團結兵夫節次修完去訖謹具捷奏以聞
貼黃今來再行收復湟州并管下城寨諸羌降附兵
不血刃自古無有聖德所及千古盛事伏乞宣付三省
樞密院施行

甲戌王厚奏今月二十六日準御前劄子指揮知尔近已統
率兵將出塞安鄉京玉與夏國青唐等接境處師出之後
主帥遠離內地賊人窺伺間隙忽來侵犯西關衆勢奔衝
越河作過可疾速差那得力將副軍兵在彼守把仍嚴行
誡飭須管寅夜明遠斥候多作隄備勿使少落賊奸便以
挫國威者臣契勘自大軍離熙州日首遣將官沈言帶領
人馬屯守京玉關照應夏國窺向邊面及差將官劉成陳
迪引兵赴安鄉關駐劄照應西蕃河南強梗部族仍令成
等常切輪往南川寨巡綽邊面覺察奸冦今來臣等既已
收復湟州及管下城寨蕃部各已安貼詳今兩關邊面皆
在湟州之裏蘺落完固臣雖居外必保無虞兼臣亦自丁

爭沈言等詳審探伺過爲隄備去訖伏望聖慈時寬過憂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谿賒羅撒率衆來援過安兒峽間城已破遂駐宗哥城以丹波禿令結不能守斬之以狗時論者皆欲席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湟州雖下形勢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尚强未肯望風束手我師狃于新捷其寔已罷若貪利深入戰有勝負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青唐諸城未可與築若不養師勞費則必自引而歸玩敵致寇非萬全之策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三其一曰乩當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西正爲青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世謂之隍陝唐人嘗修閣

道剗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兵出賊必乘間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阜羅石廟監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搆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况此三地正據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斷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間已嘗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可後蹈且三城既畢湟境遂固降者悉爲吾用地利可佐軍儲形勢所臨威殺自遠益加招撫降衆必多此史觧之術也明年秉機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欲亟定青唐從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臣之誼知體國耳遑他邺乎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省章東峽之西得便地曰洒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名曰綏遠

闕大軍駐關中谿賧羅撒尚在宗哥遣其大首領奔巴令
阿昆等五輩持蕃書詣軍門請保渴驢嶺以西而和書詞
每至益卑時軍中已定議保完湟境來春進取且欲懈賊
鬬志使不爲俻于是以便宜聽所請移書張示威信賊中
大震關城畢工　乙亥詔付王厚據童貫六月十八日奏
隴哥堡有不順多羅巴男阿令結主管遂以大兵拒敵廣
施智勇攻破本堡斬多羅巴男阿令結并親屬部族捷報
事者委尔措畫撫納而小醜敢不恭順統師纔出忽成大
功傑酋既除一方綏靜撫定必見有期並出尔良謀朝廷
有賴坐觀能業朕甚嘉焉可疾速具的確得功將兵等人
數開析聞奏以錫恩賞切宜多方經營更在穩審慎勿恃

其勝氣不顧利害輒生輕易粗畧致少沮威遠之體落賊
奸便
厚被此詔不見月日今約時附臘哥壁捷奏十日後
七月己卯以收復湟洲百官入賀
詔旨云青汝納土百官入賀非也今改之
詔付王厚覽口累奏勍捷次第及收復湟州事具悉分道
進兵應期會合叛討會服威懷並施平定巡川勢同破竹
固吾疆圉控制口凉繼覽捷書不忘嘉歎蓋由汝志懷節
義識達幾微來纂祖征舉無遺策將角夏冠冠帶氐羌師
不逾旬武功克著強梗者既已梟首柔服者尤在撫綏切
務懷來式昭仁信除已差李石計置前去賜汝等衣帶茶

藥及將士犒設支賜外特頒獎諭宜體眷懷

厚初九日得此詔當是初一日或初二日降令附百官

賀收復湟州後二十三日厚奏可攷

壬午東上閤門副使知河州權熈河蘭會路經畧司王厚

爲威州團練使知熈州入内東頭供奉官熈河蘭會路句

當公事童貫轉入内皇城使果州刺史依前熈河蘭會路

勾當公事　甲申降德音于熈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流

以下原之勘會趙懐德彼土舊主昨來姑示矜容遣還湟

州以順衆心而乃阻命至今不令在湟州住坐今來未知

所在仰經畧安撫司根問去處即令歸漢敢有邀攔阻滯

或執行殺害者即移兵前去討蕩其造謀殺害之人全家

誅斬除多羅巴累肆狂悖降指揮召人捕殺不在今來德
音原免之限仰多方招募人捕殺外訪聞郎阿章是彼土
首領負罪逃亡未敢歸順德音到日亦子細說諭特與免
罪許令自新聞已降指揮如出漢郎阿章特除防禦司
辛丑詔付王厚勘會湟州雖已修築省章等處把據要害
然青唐一帶尚未措置于撫定一方績用未究所當悉意
處畫今據所奏以兵力勞弊未可前去廓州欲候南宗畢
工遂班師過河碁定當標一公撫寧河南部族俟來春進
復廓州一舉可定即青唐不能自立詳所奏陳未為至計
緣事貴乘時今湟州初定方當措置青唐以絕後患継未
可進兵廓州亦當先務廣行招納可候南宗與築才畢尔

且留湟州處置諸事仍抽秦鳳兵馬令附帶糧草與舊兵更番戍守務令聲勢相續以懾敵人之氣多方遣人招諭廓州等處部族及郎阿章已有歸漢之謀更切隨宜應接既湟州腹心之地有帥臣在彼又兵力聲勢相續入人耀禍自當歸投者多如此則强梗雖未順服若有機會可乘便可及時撫定候措置青唐了畢方得班師前去熙州更在精加思慮依此施行仍節次具狀聞奏　是月以乱當川爲來賓城省章峽爲綏遠關南宗川爲臨宗寨又以當標寨爲安强寨一公城爲循化城達南城爲大通城

三年正月十六日王厚言乱當省章峽南宗川三處並係衝要已築關城了當賜名來賓綏遠臨宗按三年九

月一日已有綏遠關二十三日已有來賓城即可見三
處賜名不待三年正月蓋三年正月三處關城都畢工
厚追言之耳汪藻青唐錄於二年七月但書來賓城不
及綏遠臨宗却將循化大通城安强寨皆繫之二年七
月今從之仍增入綏遠臨宗二關寨當標等三城賜名
詔旨宣和錄在四年七月六日初草在五月二十一日
今並不取

八月丁未朔詔湟州近已收復其元行廢棄及迎合議論
沮懐先烈之人理當更加降黜除許將已放罷曾布已責
廉州司户參軍衡州安置外龔夬移送化州張庭堅送象
州並編管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韓忠彥責授磁州團練

副使依舊濟州安置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安燾責授祁州團練副使依舊漢陽安置右正議大夫知杭州蔣之奇降授中大夫依舊知杭州降授朝請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范純禮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除名勒停人陳次升移送循州居住降授承議郎權發坊州都貺降授宣義郎添差監撫州鹽礬酒稅務任滿更不差人錢景祥秦希甫並勒停廖清臣身死其男社當時用事移送英州編管降授復州防禦使姚雄特勒停光州居住

元年十二月一日忠彥等初責青唐錄云姚雄亦降皇城使勒停光州居住雄二年五月末自華州觀察使降

復州防禦使三年二月五日任便居住

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日在元符末建中靖國間屢陳堅守鄯湟之議見落職罷任可敘其小過録其前功特與復寶文閣待制知秦州　丁卯詔王厚綏遠關已畢工須常留三千兵馬選委兩將在彼戍守如河南一帶部族可乘機撫定即差李忠就便措置兼措置廓州除勾收秦鳳兵馬一萬外如使喚不足火急具奏又詔童貫招誘說諭小隴拶及廓州洛施軍令結等早令出降仍差王端就綏遠關廣設方略說諭招誘王厚候撫定廓州一帶事畢依累降指揮取便路歸湟州駐劄一面應副措置招納等事所有熙河合應辦事件即委官前去童貫候隨軍回至湟州

訖權暫赴闕

此據王厚奏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准劉聖旨删取培入已已湟州既平王厚奉詔措置河南生羌其地在大河之南連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為若不先事撫存據其要害大軍欲向鄯廓必相影助或於熙河州界出沒為牽制之勢擾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留王端王亨在湟州與高永年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撫新屬羌人大軍由來賓城以甲子八月十八日濟大河南出來羌過山後先遣裨將黨萬陳廸為前鋒道宻章谷指當標城是日已已進逼城下有生羌發伏邀截萬等與戰斬首百餘級追北十數里遂拔其城後為安强寨大首領軍角四等率其部

族出降

此用王厚申密院功狀修入并增以九月一日賜厚詔

及八月二十五日厚奏

厚將大軍自五年谷進至西蕃界首地名分水嶺統領官

馮瓘姚師閔㝷郎家等族大首領角四結角四斯令結并

鬼駝等族大首領厮鷄彪龍哥令等降押赴前軍

此據厚二十五日奏并九月一日修入

辛未王厚别遣洮東安撫馮瓘統蘭岷州通遠軍將兵取

一公城至城之西二十里賊衆據扼要路瓘與戰破之一

公城平瓘還會大軍　壬申河北首領洛施軍令結阿撒

四等領廓州邈龍抅掠等族五千餘衆自青丹谷出攻來

賓城城中先納詐降蕃部十餘人為之內應知城楊沐監押董仙巡檢赫連青弁等戰敗遂棄城走安川堡巡檢紀育死之　王厚自當摽一公城引兵至達南宗城下西蕃王子之父欺巴溫妻掌牟杓拶遵厮雞率其大小首領等出降達南宗平賜名通津堡　癸酉王厚自達南宗引軍赴米川城即大通城過蕃賊三千餘騎與戰破之賊焚橋遁去　甲戌厚修橋欲濟賊酋心牟欽提等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為流矢所傷遣人招諭心牟欽提等皆不從　乙亥來賓城陷王厚遣秦鳳路將官呂整及東路第三將副蕭萬陳廸統兵八千往救弗及軍令結等入城掠取財物仍各散去

此據王厚八月三十日并九月三日奏修入

九月丁丑詔付王厚省童貫奏八月二十三日據前鈐將黨萬等申占據當標城及與蕃賊戰鬪斬獲首級大剗賊氣其餘羌衆驚潰遁去并降附郎家族大首領等事具悉委爾經畫邈川既能成功已完壁障屏蔽新民又復因勢撫定當標再覽捷書益增嘉賞更宜相諭士卒量度事機舉動審詳以終偉績應立功將士等可速具功狀奏來

丙申王厚既定河南羌族大軍將還會聞雞賒羅撒之衆據勝宗隘以逼脅湟州新羌來寇城被圍守者奔潰乃復由巴金進討詔秦鳳遣兵一萬濟師是日 九月二十日 大軍至勝宗大破賊衆焚其族帳儲峙不可勝計復完來賓

城斬棄城者

此據功狀增入

戊戌王厚又奏蕃賊見於勝宗宗哥一帶嘯聚除已分擘人馬于亂當當標等處控扼外臣親統大軍進次湟州尋差高永年師熙秦兩路兵隨臣前進誅撫勝宗宗哥一帶賊衆就軍前措置合行事務仍差選第九將劉仲爲權領湟州職事在彼固寔根本去訖 九月二十二日奏此

又奏臣親統大軍二十二日至勝宗谷分遣將兵討殺賊衆焚蕩二千餘帳斬獲甚多未見的實數目勝宗一帶賊衆恐皆潰散走翌日遂進軍丁令谷相度事機續具奏聞

厚二十三日發此奏今附此

己亥大軍討勝宗王厚以爲賊雖敗散山中有遁匿者必來追躡我軍乃別遣兵設伏于後大軍既發賊果來襲伏發斬首二百五十一生擒六人賊遂大潰　庚子次綏遠奏詔班師十有四日至熙州　甲辰王厚奏臣已回軍河州措置事務仍每月一次輪差將官領千餘騎附十餘日糧前去湟州及臨宗綏遠來賓一帶巡綽照管撫存新歸部族訖即回本駐劄處並如御前處分去訖

厚九月二十八日奏此

乙巳王厚言新收復河南三城乞置官屬詔王厚更加銓擇可以倚仗者方許保奏給降付身　十月甲寅王厚還至熙州遣童貫領護大首領掌牟杓拶遵斷雞及酋長温

龍虵赴闕

此據功狀修入十一月五日奏當致

丙辰入内皇城使果州刺史童貫爲成州團練使依前皇城使

累歷云應副修建景靈西宮賞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當致

丙子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冦來賓循化等城是日洮西安撫李忠統兵發安強寨往救之　十一月乙酉熙河蘭會路鈐轄四方館使成州團練使洮西安撫李忠領兵救循化城前一日次懷羌城是日行二十五六里至骨延嶺距循化城尚五六里與賊遇三戰三敗忠及諸將李士旦辛

叔詹辛叔獻皆爲賊所傷卻奔懷羌城是夕志死

此據厚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奏修入十月三十日領兵癸安强寨骨廷谷戰敗于青唐錄畧不相同當攷青唐錄十一月郎阿章領河南部族寇來賓循化城安强寨洮西安撫李忠戰沒王厚遣劉仲武潘逵統兵救之遇賊骨廷嶺後鏖戰大捷解循化城之圍首領兀撈出降餘城寨兵皆散走詔以熙河蘭會別爲一路

十二月癸酉詔別建熙河蘭會路措置邊事司命皇城使成州團練使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畧司事王厚措置邊事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童貫罷熙河蘭會路勾當事差熙河蘭會路同措置邊事仍兼領秦鳳得以節制兵將應

副 [illegible]

此據王厚崇寧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申密院收復鄯廓湟功狀云十二月二十八日準輒言別建措置邊事司云云今附月末青唐錄附之二年八月誤也三年二月三日詔可改青唐錄又於十一月偏化解圍之後特詔以熙河蘭會別為一路按熙河蘭會別為一路久矣此但別創措置邊事司非是別創為一路也或以命厚責領措置司條之初九日甲寅若初九日已出命則不應二十八日厚方被受今但以厚功狀狀為據條之月末削初九日所書又責于十八日乞差措置司機宜及勾當官今亦并移入此

童貫言准差熙河蘭會路措置邊事乞不拘常制於文武官内選差管勾機宜文字兼勾當公事二員從之餘見收復鄯廓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三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四十

徽宗皇帝

收復鄯廓州

崇寧三年正月丁酉王厚奏臣近得弟端書近往湟州措置招納𢖍宗哥城首領結毡將文字遣親弟結𦍑來歸順候大軍到開城門迎降及乞心白折又廓州蕃僧欽彽大軍到獻酒青丹谷首領阿丹三人亦稱候大軍到迎降青丹谷部族恃險最為強梗今皆通誠款情意如此鄯廓當可坐致矣青唐自來倚恃宗哥以為籬落又恃廓州為肘腋之援今皆有向漢歸順之意即青唐何賴焉觀今事機蕃中人情又如去年夏間未收湟州時大功必成惟是洛

施軍令結阿撒四諸酋領竊弄權柄自作威福已失國中人情與部族甚有歸漢之望切須措置守禦屯戍人兵糧食之類足備臨時不致勞力臣已丁寧臣弟端等更切多方撫諭速就事功去訖　三月壬辰童貫自京師還至熙州凡所措置與王厚皆不異于是始議大舉　壬寅王厚童貫帥大軍發熙州出篩金平湟右都護高永年為統制諸路蕃漢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誠為同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不測于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驚動新邊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逵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照管夏國邊面別遣河州劉仲武統制兵將駐安強寨因而與栗甘樸堡通南川安疆大通往

來道路于是本路家計完盈無後顧之憂大軍得以專力西向　四月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湟州諸將狃于累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趍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軍用兵詭詐若不出奇兵分道而進不足以振大毄勢折賊奸謀且湟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哥川之間勝負未可知也于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中軍由綏遠關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期九日會于宗哥城下是日貫猶以諸將多言青唐易與爲然先趍綏遠用瑪瓏統

邀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下者甚衆貫止綫遠
翌日初八辛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谿賒羅撒遣般
次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誡曰歸語而主欲降宜亟
決大軍至鋒刃一交將無所逃矣般決還報以為我軍不
甚衆初不知分而進谿賒羅撒喜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
慮哉以其衆據朴江古城俄聞三路兵集遽退二十里宗
哥城之東地名葛陂有大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
夕中軍宿于河之南鷄子隘之左永年軍于丁零宗谷口
王厚奏臣等依奉御前處分統率大軍起離熙州前進
剋復鄯廓等處自河州度大河越巴金邀川今月七日
至湟州城西下寨一行人馬平安所有同措置邊事童

貫統領前鋒兵將馮瓘等先次前進于當日至綏遠關下寨尋準童貫公文據洮東安撫馮瓘申今月初七日已時統領選鋒人馬已占據渴驢嶺石勘會諸路兵將並到湟州會合臣見統率繼續前去措置宗哥一帶事務逐旋具狀奏聞次貼黃及丞童貫關報稱渴驢已占據了當別無賊馬已指揮馮瓘審擇地利下寨明遠斥候過作隄備又貼黃契勘今來諸路兵將會合湟州勢不可久留不惟坐費糧食兼節次探到事機不可少失機會已分遣高永年統制一頭項取湟州北臨宗之東勝鐸谷張誠統領一頭項由丁零宗谷臣與童貫統率馮瓘等自渴驢嶺前去至宗哥會合才候到宗哥相度

事勢前進青唐次

壬子王厚童貫進還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高永年之後張誠夾河而行日未出至賊屯所賊衆五六萬人據地利列陣張疑兵于北山下其勢甚銳而厚命馮瓘統選五將與賊對陣王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馳前視賊未知所出厚謂童貫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馬饑不可少緩宜以中軍越前軍傍北山整陣而行俟選鋒入戰破賊必矣既行諜者言谿賒羅撒與其用事酋長多羅巴等謂衆曰彼張蓋者二太尉也爲我必取之貫欲召永年問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梧貫不聽及永年至攬轡久之無一語厚與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頃刻間君

為前軍將久此何耶永年皇恐馳去將賊軍與我還鋒相
持未動谿聆羅撒以精兵數十騎自對登其軍北高阜之
上張黃蓋列大旆指揮賊衆其北山下鋌兵望見厚與貫
引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游騎千餘登山潛攻其背賊
覺而進游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譟永年遣楊選
鋒突陣賊少却張誠以輕騎渉河擣其中堅取谿聆羅撒
之旆及其黃屋衆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鼓譟震地暴
風從東南來塵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士衆勢奮擊自辰
至午賊軍大敗追北三十餘里谿聆羅撒單騎趨宋哥城
城閉不納遂奔青唐諸將爭逐之幾及會暮而還是日斬
首四千三百一十六降俘三千餘人大首領多羅巴等皆

被傷逃去不知所在宗哥城中偽公主前安化郡夫人瞎
叱牟蘭氊兼率酋首以城歸順宗哥城舊名龍支城留兵
將守之是夕合軍于河之南翌日癸丑勝宗首領欽厮鷄
率衆來降　甲寅王厚童貫入安兒城
青唐錄云十一日復安兒城青唐首領偽公主青宜結
年乞降據厚申密院功狀青宜結年降乃十二日事厚
功狀云十一日進復安兒城賜名保塞寨
乙卯王厚童貫引大軍至鄯州軍于城東五里偽龜兹國
公主前封齊安郡夫人青宜結年及其酋豪李河溫率回
紇于闐般次諸族大小首領開門出降鄯州平
其後奉詔建為西寧州隴右節度置安撫使都護以高

永年知軍州事燕領之湟州置同安撫同都護以知軍州事王亨領之

初谿賒羅撒戢子宗哥夜至青唐謀爲守計部族莫肯從之者翌日挈其長妻逃入谿蘭宗山中自宗哥沿道篝馬走死者不可勝計厚購賊必且歸青唐欲遣將連夜掩捕童貫以爲必不能得及下青唐城中言谿賒羅撒嘗留一宿而去貫始悔之遣洮瓘統輕銳爲騎由州之南青唐谷入谿蘭宗山賊復覺之遁于青海之上追捕不獲因討其餘黨撫定吹厮波部族　丙辰由種山谷狗地趣林金城降其首領河奘善林金城平賜名孚西城西去青海青鹽地各約二百里置兵將守之　丁巳瓘軍還別遣郭祖德

率衆城谿蘭宗
賜名曰清平寨十四十五日事今并附十二日不剗出
功狀後云鄯州招降到六心等族大首領青唐偽宰相
青歸兀耶等討千餘人倉戶口三十餘萬不知六心等
即是吹厮波等否青歸兀耶即是李河溫否始附見得
考青唐錄云十二日王師入青唐城十三日復林金城
谿蘭宗堡四月十二日厚等奏遵奉詔命統率大軍于
今月九日收復龍支城十一日克復安兒城節次具狀
奏聞去訖于十二日五更初統率大軍自安兒前進出
青唐峽午時已來到鄯州城東門外下寨尋遣高永年
統領本將軍馬占據鄯州及龜茲國偽公主青宜結牟

驅率本州大小首領于闐回紇國般次出城迎降尋當

面犒勞撫慰宣諭朝廷恩信候令入城居住占據州城

了當一行軍馬平安谿賒羅撒與妻屬多羅巴等逃走

未知所在見行措置購捕次

戊午湟城馳報王厚等云夏兵萬衆陳于臨宗乳酪河之

東為青唐援會聞谿賒羅撒敗于宗哥賊氣沮傷厚即遣

張誠率師赴之賊望風而退　己未王厚等師大軍自鄯

州趨保敦谷過瞑廝溫廝嶺南入廓州界本州大首領洛

施軍令結率其衆降宗哥之戰洛施軍令為我軍砍傷其

首至是拜于馬前曰願貸餘生盡力報東京官家

此據王厚六月二十四日申密院功狀

庚申次結囉城

青唐錄云十三日後林金城谿蘭宗堡越三日大兵趨山南山南大首領谿丁扑令骨及洛施軍令結部領諸族詣軍前降

辛酉王厚入廓州馳表稱賀命迪別將陳迪守之

此據厚申密院功狀及十八日奏青唐錄云十八日後結囉城十九日後鄯州谿賒羅撒弟多羅已遁走郭祖德進之及于哥諾城斬級數千進兵令領精谷施誠族大首領阿撒四率大小首領獻酒軍前幷洗納等大首領阿廝結等悉來降阿廝結在青海住坐遠夏國龜茲苑之最遠者也此與王厚所奏日子不同當從厚奏厚

中密院功狀即云廓州初賜名寧塞城是後遂建州置
安撫使命四方館使劉法領之此當依本月日附見
大軍駐于城之西青丹大首領阿撒四率衆詣軍前降河
南部族日有至者厚諭以朝廷撫存恩意宗哥戰敗所誅
禍福之思議其不得妄作自取屠戮重爲種族之累皆唯
諾聽命
此據功狀增入功狀又云河南既定大軍還城保敦谷
賜名綏平堡此當附本月日姑注此青唐錄所稱洗納
等族大首領阿廝結等悉來降阿廝結在青海往來夏
國邈啟羗之最遠者也不知厚何以不及功狀當考功
狀復云廓州招降到大首領洛施軍令結并葩俄族阿

撒四等計一千餘人營戶二十餘萬又與青唐錄所稱洗納等族不同當考趙挺之手記蔡京在崇寧初每于上前奏陳令以首級受賞不若招納其直只計在京之數不知至陝西則增至五倍也初營湟州得湟州矣又營鄯廓每得一州指地圖以示上曰此處可以趙西界卓囉監軍司此處可以趙宥州此處可以通青海朝廷咸德無所不計矣然當時運糧入中不計價直之貴鄯廓米斗不下三四貫足陝西騷然民困兵疲惟富商大室坐收百倍之利而一供來官算券得米中之官有月及一二千貫者京一切不問專意興兵起事方鄯廓未下而旁諭涇原邢恕令為戰具旦夕結隊以為深入西

夏之形又令陶節夫居延州大加招納

乙丑成州團練使知熙州兼權發遣熙河蘭會路經畧安撫司事措置邊事王厚爲武勝軍留後熙河蘭會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昭宣使成州團練使勾當內東門司熙河蘭會路同措置邊事童貫爲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依舊勾當內東門司詔以厚貫提兵出塞曾未數月青唐一國境土盡復故有是賞

實錄削童貫還除不載今以當日報功撰入詔旨于二十一日載童貫還除却不及王厚于二十九日乃載厚還除挾當時報狀二人還除蓋同日詔旨及宣和錄皆誤也五月三日又還貫留後

丁卯群臣以盡復青唐故地稱賀是日王厚引軍過龍支城次省章峽口之西相地利控扼之要得勝鋒谷乃夏兵來路遂于谷左建城五百步置兵守之

此據功狀修入谷口城後賜名德固寨

己巳王厚等奏今河南北並各安貼已將中軍于二十七日自省章取蘭州便路因照管通湟京玉一帶邊面歸西州　庚午王厚過湟州沿蘭州大河并夏國東南境上撫兵巡邊歸于熙州厚所克復三州及河南地上自蘭州京玉關沿宗河而上取湟州臨宗寨乳酪河之西入鄯州界管下宣威城青海洗納木令波族東南過溪哥城至河州循化城入洮州復自洮州取廓公原循山後出懷羌米羌

城沿黃河過來賓城上巴金嶺錢南谷抵京玉關關[illegible][illegible]境幅圓三千餘里其四至正北及東南至夏國界西過青海至龜茲國界西至盧甘國界東南至熙河蘭岷州接連階成州界計招降到首領二千七百餘人戶口七十餘萬前後六戰斬獲一萬餘人

此據厚申密院功狀修入

五月丁丑詔以收復鄯廓州遣親王奏告太廟侍從官分告社稷諸陵　甲辰改鄯州為西寧州仍為隴右節度

乙酉王厚奏臣契勘大軍今來收復鄯廓等州拓疆幅萬餘里其鄯州管下自省章西峽口大川經由宗哥出安兒青唐西峽至本州復自州之西直抵林金北取甃斗宗谷

南取谿蘭宗廓州管下東西川及結嚩城未川等處左右
除是心白人户田土依舊爲主秋毫不得侵占外因興官
軍抗敵殺逐心黑之人所營田土并元係西蕃王子董氈
瞎征溫谿心等田土頃畝不少已指揮逐州盡行拘收入
官摽撥創置弓箭手應副邊備可省戍兵經久歲費爲利
甚博又得弓箭手與新附諸羌雜居伺察羌人口不敢作
過寔安邊爲世之利除已于四月二十六日具提舉弓箭
手孫迨所乞招置弓箭手文狀奏聞乞賜詳酌施行外已
令逐州如有情願投刺之人一面招置聽候朝廷指揮仍
將已種到青苗就便摽充爲種糧去訖所有上件田土可
招置弓箭手不可置營田須招置廂軍耕種不免散居諸

處侵擾新附部族不可安心住坐偷奪羊馬之類必致引惹別生它患非經久之計委定不便竊慮臣僚不見得利害別有申陳乞置營田重為一方之患須至預行申明候降到許令招弓箭手指揮別具合行措置事奏聞次詔許令本路近裏弓箭手依湟州例投換　五年八月癸未奉議太常少卿馮澥責授永州別駕道州安置先是澥以直龍圖閣知鳳翔府上書曰臣竊以湟廓西寧三州本不毛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數路耗內帑極生靈膏血而取之復獲以來何常得一金一縷入府庫一甲一馬俗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之官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之為計塞下無十日之

積戰士飢餒人有菜色令殘鬼游魂未即歸順黠羌阻命公為唇齒窺向間隙忽肆姦侮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獘之後尚安可堪陛下以四海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威震四裔奈何以二三小聚困獘關陝一方生靈長為朝廷西顧之憂乎臣愚欲於前世覊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麾鉞第其首領等級命官使失地無歸之虜復得巢穴奔竄適歐各安其故巖其誓約結以恩信彼畏威懷德稽顙聽命輸誠効順長為漢守有得地之名無廢財之志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以迷施北鄙之辭傍釋西羌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上于此者御批湟鄯西寧神考彊理哲宗開拓大勲未集朕嗣承先志有此武功克紹前人之心獲

仲孝友之義太常少卿馮獬頃上書疏半為邪言下比流
俗遠有覊縻之請實為捐棄之謀以嗣武為勞師以昭功
為徃失動揺國事疑阻親民宜正枯黔之刑以誡罔悛之
俗蓋懐奸而害政非以言而罪人可送吏部與遠小處監
當差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臣僚上言馮獬言陛下空
數路耗内帑竭生靈膏血取之官也而帑已空取之民也
而膏已竭殊不知理財自有義朝廷政事修明財自用足
内帑之多寡非外人所得知而民之輸官亦豈嘗取于常
賦之外乎是乃妄生憶度而公爲訕謗者也又欲采前世
覊縻之説使失地無歸之虜復得其巢穴豈不知□□□
心難得而制强則先叛弱則後服乃其本性無故而還其

巢穴豈非棄已成之功養虎而自遺其患哉又以用兵以來州縣小官反掌而登侍從行伍賤卒精足而專斧鉞金錢充棟宇田塚連阡陌夫爵祿所以礪世而磨鈍使有勞者賞有功者進是乃駕馭之長策而謂之反掌精足之易則亦見其人以此熒惑中外豈不失忠臣之心而沮壯士之氣乎陛下灼見奸慝已降詔責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然罪大責輕搢紳詾詾以為未當公議臣等伏望聖慈詳其罪惡特降睿旨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懷奸不忠者于是重責之　宣和元年正月乙丑改湟州為樂州

收復寧州

崇寧四年三月戊午樞密院言鄜延路經畧司奏已收復

銀州乞賜名仍乞知州已下官屬並從本司奏辟詔依舊
爲銀州除知州已差人餘依奏
本紀三月戊午復銀州與寔錄同詔旨無之收復銀州
實錄極不詳須尋陶節夫事跡修入蔡絛史補云收復
銀州百僚入賀北使不肯就列按收復銀州乃三月二
十一日北使見在四月四日此必絛妄說初草十二月
二十九日勅樞密院劄子鄜延路經畧司奏進築銀州
自三月五日下手至九月畢工勘會到一行官屬分口
立等第並乞優與推恩數內丞制張祖寧奉聖旨與轉
一官此月日當考　陶節夫家傳乙酉春夏人又點集
與本路綏德軍相對久之諜者言夏人引兵來矣先公

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從王有引永洛事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踰旬奈何先公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我當以二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遣耿彦端爲都統制而二兄從之云云疾驅至銀州夏衆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陳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築事畢夏人果趨涇原擾蕭關築事洎聞城銀州亟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至城下顧瞻無可奈何而退紹聖間呂惠卿帥延朝廷有意取銀州惠卿難之至是朝廷嘉先公計之審取之易無一毫横費而成此美功

西上閤門使廉州防禦使擢發遣保安軍耿彦端西上閤

門使忠州防禦使知威德軍杜大忠朝請郎新提舉鄜延路弓箭手陳豫降授內殿崇班新知銀州王舜臣朝散郎權陝西路轉運判官錢昂等十一人各遷一官賞收復銀州功也　己未龍圖閣直學士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陶節夫遷一官改樞密直學士　五年四月丙寅改銀州為銀州城威德軍為石堡寨

收復洮州積石軍

大觀二年四月甲辰童貫遣統制官辛叔獻馮瓘等復洮州　五月壬子谿哥城王子臧征撲哥降積石軍

青唐錄自收復浪棨廝江諸族之後有結毡龐戩者帥羌兵萬餘逼峯貼峽寨而屯官軍即據郗之繼而圍大

邈城宣威城順寧寨連彫山一帶叛羌出沒斬邊者數年不已　大觀二年正月以受八寶恩改封趙懷德為順義郡王駱化軍節度使河南蕃部總領河南蕃將編什羅蒙為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趙懷忠　五月童貫奏四月二十三日臣遣統制官辛叔獻馮瓘等統大軍自岷州入洮州南境逼啚黎諸族其首領結毡迎拒官軍以蕃字與臣其辭倨甚及谿哥城偽王子臧征撲哥欲與官軍鬬亦無意出降叔獻等盡整軍迫之諸羌驚散遂具板築城洮州招納洮州一帶蕃部命裨將滑孝雄騎破斫其城前鋒奪及臧征撲哥不服殺而騎奔丹寅嶺盡獲其號晉旂鼓胡床僭偽之物臣因撫其部族又

遣統制官劉法張誠王亨自循化城焦用誠陳迪自廓州分兵兩路劉法等盛兵威于前焦用誠等擣其巢穴及令隴右都護劉仲武于谿哥城對岸撒道谷結橋過師以順義郡王趙懷德隨軍諭臧征撲哥以恩信綏谿哥城皆懷德部族也以蕃錢黨征立臧征撲哥故嘯聚紛然臧征撲哥既束失魯黎結逋之援窮迫不知所為乃以銀飾鞍遣懷德為投降之信留谿哥城以俟官軍之來五月三日遣其弟籛廝波領河南首領撒廝金等來納欵臣以其日進諸將至谿哥城受臧征撲哥降復谿哥為積石軍蔡京率百官稱賀詔俘臧征撲哥獻京師輔臣各進官二等仍賜蔡京詔曰昔我神考肇開武

勝疆理西陲惟時臨洮雖未克復分置一道以總其名
顯丕聖謨蓋示必取朕克篤前烈告厥成功遠撫河源
今有積石名王係頸板築一新壺漿載塗民罔告病眷
玆碩畫實賴相臣若非斥去群疑發揮先志威馳塞外
□在目中差次疇庸宜居第一蔡京可特許奏補一子
一孫官餘依轉官恩數初臧征撲哥以吼詛扇蕃俗居
谿哥空城邊吏既謂能動衆心必為邊患壟貫欲實其
事遂會諸路進兵仍遣劉仲武出奇取谿哥城臧征撲
哥迎降乔女弱才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嘗有兵也洎就
擒邊吏張大其功遂為緣飾以金紋糊桶為頭冠木搗
為胡床淺紅綃為傘種種皆非羌物臧征撲哥至京師

授正任團練使鄧州鈐轄尋死于鄧州詔旨五月十二
日童貫劄子奏奉勅宣撫熙秦兩路措置收復積石軍
洮州并招誘谿哥偽王子臧征撲哥及河南一帶部族
等臣至熙州遵依御前處分及朝旨指揮差本路經畧
使姚雄隨臣赴河州及差劉法充都統制張誠王亨充
統制總率將兵分道前進收復積石軍招納部族并遣
順義郡王趙懷德前去開導恩信招納偽王子臧征撲
哥及溪哥一帶未順部族及遣辛叔獻馮瓘統制將兵
前去收復洮州及招納洮州一帶蕃部又遣隴右都護
劉仲武帶領人馬于溪對岸照應大軍并于撒通谷口
修橋及臣親授方畧令相度兼撫招納愁伏聖德節次

據劉法趙懷德辛叔獻劉仲武等申到已收復積石洮州及招降到谿哥偽王子臧征僕哥出漢并招納溪哥洮州一帶部族並各安貼住坐見行興工修築契勘先奉聖旨今後立功之人限三日保明聞奏今來下項官等悉能上體聖意究心宣力克濟事功宜被賞典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先次一等優異推恩所貴有以激勸

劉仲武傳仲武知西寧州童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王子臧征撲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寧接境仲武謂貫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欲降我招納我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播功力未易辨可不預具若稟命待報則失機會奈何許以便宜臧征撲哥困

欲降丐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武
以兵渡河挈偽降王以歸獻捷宣撫司貫揜其功止錄
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後□□上遣使持金賦賜光
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吏省訪其實以賦授仲武召對
上慰勞久之曰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
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謝問幾子曰九子以錫為右班
殿直閤門祗候餘悉補三班借職後知西寧州政和二
年十一月九日自西寧改秦州葉夢得云云附注三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丁巳中太一宮使武康軍節度使提舉龍德宮熙州蘭湟
秦鳳路宣撫使童貫為撿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賞狀後

積石軍洮州降王子臧征撲哥之功也

正月二十五日初建武康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加檢

校德鎮洮軍節度使不受實録削此不載甚亡謂合依

詔旨增修累歷在十六日更詳之耳或移見十六日

壬戌詔臨洮城依舊為洮州　戊辰左正議大夫知樞密

院事張康國為右光祿大夫左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

何執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左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梁子美

尚書左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鄭居中並為右光祿大夫

以收復洮州臧哥城推賞也　己卯以收復洮州及谿哥

城偽王子臧征撲哥降命戶部侍郎洪中孚奏告天地宗

廟社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百四十